

◆ 安庆地理

# 宿松的水

熊松本

宿松这地方，是长江进安徽经过的第一个县。古时候叫松兹侯国，现在就是个不起眼的小城。长江在安徽境内拐了416公里的弯，只有宿松这一段，63公里，却带出了一片水世界——龙感湖、大官湖、黄湖、泊湖，四个湖连在一起，铺开来一百多万亩水面，湿地的地界也有一百多万亩。养鱼的水面，在全国县城里排第二，安徽排第一。城在水里头，水在城里头，就这么个格局。

春天来了，湿地里还带着点寒气，可草木已经悄悄冒头。宿松的湖底下，鱼在游，天上有候鸟飞过，水连着天，天连着水，满满的都是活气。

往西接着湖北的龙感湖，往东挨着安庆的沿江湿地，南边隔江望着鄱阳湖。这一片华阳湖群，成了天鹅、大雁、白鹤歇脚的地方。前年我看过一个数，水鸟四十三种，六万多只；去年四十四种，十三万只了。里头有种叫东方白鹤的，湿地好不好的，看它就知道。去年监测到的，一千一百六十四只，从来没这么多过。更稀奇的是前年，来了几只彩鹮——这东西挑地方，一般人叫它鸟里的大

熊猫，也肯在这儿落脚了。

华阳湖群保护区有个人叫杨生，管这事管了多年。他说这片湿地，打早先就是鱼自己长自己生，到八九十年代，到处围起来养鱼，把湖割得一块一块的，水也坏了，有些湖底硬得像沙漠，淤泥堵着，水草不长，鱼也没了。后来把网拆了，还湖于水，这才缓过劲来。现在春天水漫过来，滩上又长起草，湿地慢慢变回原来的样子。

这地方养人，也容人。湖上外来的渔民有一千五百多户，六千多口人，哪儿来的都有，跟当地人混在一起过日子，说话的口音也杂了，风俗也混了，慢慢生出湿地自个儿的烟火气。百多年来，这些人来了就不走了，傍着水，守着湖。

水养人，也养出些别的东西。这地方南来北往的人多，东西南北的货也多，宿松人就学会了包容，也学会了熬。南宋时候，有个浙江来的商人叫汪革，在湖边住下来，烧炭、炼铁、酿酒、打鱼。他办的铁匠铺，有个外国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说，是中国个体工商业最早的样子。

《宿松县志》上写着，文南词

这东西，是本地唱灯唱舞跟长江边上的文词腔揉到一块儿，慢慢成的。前些年选进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清末有个秀才叫谢敬仁，写过两句诗：“翁操四胡桂树下，妹弄渔鼓唱‘思嫁’。”说的就是那时候乡下人唱曲儿的光景。《纳蓑衣》《做渔网》这些老戏，唱的都是水边人家的日子，腔调软软的，传了一代又一代。

江边上还有座小孤山，孤零零地立着。山上有小姑和彭郎的故事，还有一处不一般的妈祖庙。当地有个搞文史的，叫陈浩，他说早年间海运发达，小孤山脚下水急，礁石多，船常出事，当地人就在启秀寺里供了妈祖，求个平安。这大概是全国海拔最高的妈祖庙了，海边的神，逆着江上来到山里，也算是山和海碰了个头。

湖多水深，风大浪急，日子过得不容易，人也硬气。抗战的时候，泊湖上拉起过抗日自卫队，新四军七师、五师也在这一带待过，地方上的人跟着队伍打游击，保着湖区。后来渡江战役，宿松出去一千多条船，两千多个船工，冒着枪子儿送大军过江，二十七个人再没回来。宿松政协有个张俊文，管文史的，他说这些船工就是湖边的老百姓，真到节骨眼上，没一个往后缩的。

现在的人敬水，也护水。过去打鱼的，如今成了看湖的。民间有江豚保护队，有湿地保护队，守着这片水，一代一代传下去。



寻芳 孔祥秋 摄

◆ 流年碎影

# 枞阳小轮码头

史国武

那时候，枞阳陆路还不方便，一天只有十几班破旧的长途车往外跑。真正让乡人走得更远的，是长江上往来的“小火轮”。船分三层，挤一挤能装下五六百人，有厨房，有客舱。它们在江上和大轮并排跑，在这条黄金水道上来来往往半个多世纪。

1980年代中期，我也挤过那人群。那年正月初八，图个“八八大发”的吉利，吃过早饭就挑着扁担出门。走两公里到公路边，再坐颠得人发慌的三轮车，一路赶到江边。

码头很简陋：一艘用铁链拴住的趸船，一片沙土地，两间矮房子卖票、管事儿。可就这么一个地方，每天挤满了人，有走的，有送的。

去南京的小轮一天就一班，下午一点半开。沿路停十几个码头，最后到下关，像是把故乡和远方串了起来。

码头上人声喧哗。行李堆得像小山，卖吃的冒着热气。就一个售票窗口，人们挤着、推着抢票——那时候哪有人排队。

那是我头一回出远门。从家里挑着担子一路颠到江边，里头的衣服都汗湿了。江风吹过来，带着水汽，冷得人直抖。我个子小，只能远远看着大哥挤在人群里买票。等他买到票，趸船外面已经站满了挑担的人，个个伸长脖子往江心望。

一点半，小轮靠了岸。人群像开了闸的水涌过去，我被推着往前跑，旁边有人喊“掉水里了”，也顾不上回头看。挤上船，甲板上、舱里凡是能站人的地方都是人。我在甲板角上找了个地方坐下，把被子铺开，才觉得身上慢慢暖起来。

“呜——”

汽笛闷闷的，在江面上一滚一滚地响。脚下的机器响了，船跟着抖起来。桨叶搅着水，发出沉沉的声响，推着船慢慢离开江岸。

江面上飘着薄雾，岸边的房子、长堤，模模糊糊往后退。江风带着腥气，马达声、水声、人声混在一块儿，那是我远方路上头一回听见的背景音。

后来路好了，有了大巴、高速，再后来有了高铁。小轮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了。下枞阳码头也变了样子：趸船不见了，沙地修成了堤，那两间矮房子只剩下影影绰绰的记忆。

偶尔路过江边，听见汽笛声，看见船影，还会想起那个下午——寒风中挑担的人、趸船上挤挤挨挨的人头、拖得长长的汽笛、江上的薄雾……那些挤在甲板上的日子，都跟着江水慢慢沉到岁月里了。

◆ 江湖脸谱

# 红马甲

明前茶

留意到穿红马甲的她，是因为她的个子目测不到一米三，也是因为，她立于自动收款机前，辅导那些一脸迷茫的老人家时，格外有耐心。

她站在我旁边的一台自动结账机前，手把手教一位须发俱白的老爷子，把商品的条形码找出来，凑近结账机的感应口，听到“滴”的一声后，再把商品放在旁边的小台子上。老爷子显然是头次用这样的机器，皱着眉，抱怨之声很大：“为什么人工收银就留了一个人？队伍排得我都站不动！天天拿机器为难我们老年人！”

红马甲好脾气地劝慰说：“一回生，二回熟，我保证，多用几次，您就觉得这排自助机器格外方便了。”

老爷子似乎被说得很不好意思，把滔滔如江水的埋怨都咽了下去，他买了一些酸奶，红马甲一

面帮他装袋，一面提醒他：“喏，凡是绑在一起的酸奶，这个用红纸把条形码贴上的，一般只有三四天就要过期了。您记得先吃啊。”

在自动结账机前，很容易判定儿孙们何时来探望空巢老人——动作迟缓，偏着头在找寻条形码的老人，此时会买一些平时自己绝对不会吃的东西：核桃露、可乐、成排的活性乳酸菌饮品、昂贵的鳊鱼和老虎虾，还有冰鲜三文鱼。连鸡蛋，他们都会买两种，喂虫草的跑山鸡下的蛋，和最普通的红壳蛋。

有一天，我又在自助结账区遇到了这位红马甲，她在帮一位老太太在手机上翻找出满60元减5元的优惠券，并使用它。她在帮忙装袋时提了一句：“这个虫草鸡蛋，虫草的作用很有限，口感倒是挺好的，您尝过吗？”

老太太回应：“这是买给孙子吃的，我们大人，哪有这么金贵！”

红马甲笑着提醒她：“给孩子吃独食不好，您应该尝尝。而普通鸡蛋，也该给孙儿尝尝，有比较，孩子才懂感恩。”老太太像被拂到逆鳞，口气很冲：“关你啥事？你这么小的个子，讲起大道理来，倒是一套又一套。领导就派你在这儿执勤，你倒当起班主任来了。”

红马甲不言语了，她双手拧着衣角，委屈、愤懑、不甘等一系列复杂的情绪在她脸上闪烁，然

